

神奇美丽的海岛

陈 久 德

封面插图：李 玉 璞



神奇美丽的海岛

陈 久 德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印张 51千字

1980年6月北京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2,000册 定价0.26元

目 次

您好啊，海南岛！	1
宝岛的门户	12
椰子的故乡	34
在最温暖的地方	45
天涯海角	51
银色的莺歌海	58
奇异的林园	65
在红色娘子军的故乡	74
植物王国	84
珍奇的动物	96
永不褪色的夜光螺	104
甜蜜的事业	107
车过五指山	114

您好啊，海南岛！

提起海南岛，我的脑海便象电影的银幕，一会儿闪现出美丽的椰林；一会儿闪现出秀丽的五指山峰；一会儿闪现出波涛滚滚的南海……

记得还是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时候，我就从地理书上、电影里、书刊中认识了海南岛。那遥远的海岛，象童话中的宝岛一样吸引着我。我幻想着：有那么一天，我能驾着传说中的神鸟，飞过千山万岭，飞过茫茫大海，去踏访那块神奇美丽的土地。可是，多少年过去了，我摘下了红领巾，又摘下了共青团团徽，依然没有机会到我无限神往的那个宝岛去。只是在思念和盼望中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。

今天，我多年的心愿和梦想，就要实现了。我象孩子将要进入童话世界一般，激动地想象着那即将见到的一切；想象着我还没有见过的、首先要见到的大海。它在我的心目中，是那样的神秘、壮丽、辽阔……大海

哟，你的姿容一定是象一幅烟波浩渺、水天一色的图画。

没想到，我们离开首都北京，前往海南岛，最先见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海——

云 的 海

旅程的第一站是广州。

这天下午，天气阴沉。我们乘的飞机离开地面，一会儿就到了高空。从窗口往下看，收获以后的田野，灰色带子似的路面和闪亮的小河，都清清楚楚。

飞机继续上升，只觉得机身有些轻微的抖动。再往窗外看，飞机好象钻进了烟雾迷茫的山谷，机身周围，云翻雾滚，几米之外，便什么也看不清了。不多会儿，飞机便穿过云层，我往下一看，啊，云的海！

飞机正在云海上面飞翔。灰色的云朵从飞机旁向远方伸展开去。云朵连着云朵，就象起伏的海涛，无边无际……。

乘务员告诉我们：北京到广州有一千九百六十公里，飞机的速度为每小时九百公里，飞行高度为九千

米。听着她的介绍，我不禁想：我少年时代的幻想果然实现了，今天，我真的坐上了神奇的大鸟，象孙悟空腾云驾雾一样，飞往宝岛。只不过，“大鸟”的翅膀不是羽毛的，而是金属的。这只大鸟是多少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啊！

冬天的云空，突然而来的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都比较少，因此，飞行十分平稳。我把笔记本摊开，放在坐位前的小桌子上，可以象在办公桌旁一样，记下我的所见所闻。

飞机飞过河南，窗外的云朵变成了棉絮一样的乳白色。机舱中变得明亮了。飞过湖北时，金灿灿的夕阳照进了机舱。云海呈现出了瑰丽万状的景象：那一朵朵云的浪花，全都镶上了金色的花边；云海的边缘，则镀上了一道道光灿灿、亮闪闪的金铂。此时的云海，成了翻金滚银的大海。我想象得出，我们的飞机，此刻一定也浑身闪着耀眼的金光，它那在云海中疾速飞行的身姿，更象一只神奇的大鸟了。

飞过云海，周围露出了蔚蓝的天幕。天幕上面悬挂着喷射出万道金光的太阳。我第一次看到太阳在我的视线之下。

飞机飞到湖南，地面上一条美丽的飘带，立即扑入我的眼帘，啊，那不是有着许多动人传说的湘江吗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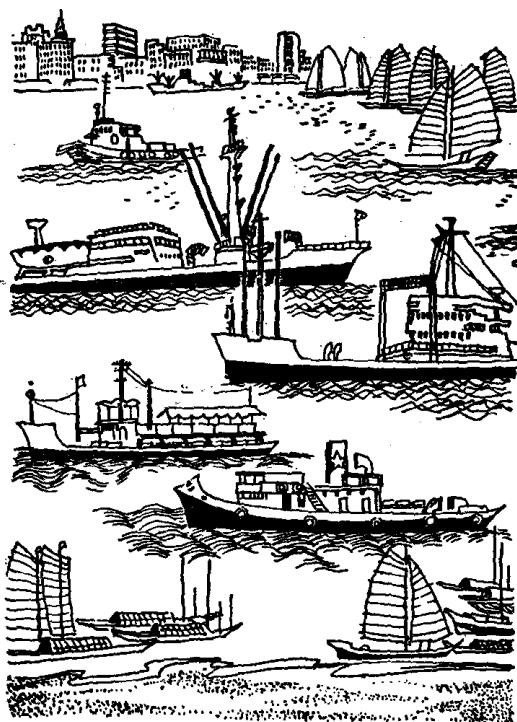
在珠江里航行

告别广州，我们乘红卫九号客轮，前往海南岛首府——海口市。

在全国地图上看，从广州到南海，只有一点点的距离，实际上，要

坐船在珠江里走上半天。

珠江是一条喧闹的江，船只很拥挤，客船、货船、渔船、渡船，往来如梭，船上的桅杆象小树林一样繁密。每条船都用红漆或者白漆写着它们的名字：



粤江 1001

红星 366

穗商 304

.....

轮船十点半开出。两岸的高楼、树木、工厂纷纷向后退去。船越开越快，过了黄浦，江面更宽了。江里的大船也越来越多：有的特别长，有的特别高，一层又一层，象一座座小楼房在行驶。

我乘坐的船突然叫了起来：

“呜！呜！呜！”

它刚刚叫完，迎面开来的一艘客轮，也叫了起来：

“呜！呜！呜！”

我一看，对面来的船是红卫七号，和我们这只是姊妹船。它们在相互问候哩，汽笛就是它们的特殊语言。

忽然，我发现很多乘客往船的尾部走去。我也跟过去看。只见有几十只海鸥正在追逐着客轮。原来，船往前开行时，船尾总拖着一条白绿色的浪花大尾巴。看来，这些白胸脯、灰白翅膀的小水鸟非常喜欢它；这些海鸥紧紧追逐着那条美丽的浪花，在上面勇敢地飞翔、盘旋、滑行。它们尖声尖气地叫着，做着各式各样

的飞行表演。有时，它们象箭一样，向水面冲去，眼看快到水面，速度却突然减低，轻轻掠过水面，又飞了起来；有时，它们的双翅突然停止震动，和碧绿的水面呈平行状滑行；有时，它们转了一个很大的圈，象是在水面上画了一个大圆形，又回来追赶轮船……它们的姿势，时而勇猛，时而从容，时而矫健，大家都不禁看得出了神。忽然有人喊：“快看呀，虎门！”

我们顺着那个人指的方向看去：左岸出现了连绵起伏的山岗，或许是江面上水气的遮掩，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山岗上有一些残破的城墙和碉堡。这大概就是当年的虎门炮台吧。

早在小学读历史的时候，我就听说过虎门炮台。民族英雄林则徐带头禁烟，曾经在虎门烧掉英帝国主义大批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，并且在这里修筑炮台，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。虽然因为满清政府的腐败，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，但是林则徐的英雄事迹却象群山一样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。此刻，旅客们似乎都想起了这一页悲壮的历史，遥望虎门，脸上露出了肃然起敬的神情。

啊，大海！

经过八个小时的航行，轮船出了珠江口，我终于见到了南海。

啊，大海！

左面，一望无际；右面，一望无边；前面，一望无垠；后面，一望无尽；下面，更是深不可测。伟大的海哟！你的胸怀何等广阔！

水：前面、后面、左面、右面、下面，全都是蓝湛湛的水。江里的、河里的、湖里的、池里的，统统聚集到了这里。百川汇流了，千江汇聚了，万水汇合了。伟大的海哟！你的容量到底有没有限度？！我发现，这时候，一直尾随着轮船的海鸥不见了。它们是害怕海，飞走了？还是飞得疲倦，歇息去了？海上，只剩下这艘轮船在孤零零地航行。它简直象一只舰模小组的舰船模型，被放进了长江大河之中，在飘飘荡荡，任凭海浪抛打。但是，英勇的船员们，毫无惧色，他们驾驶着这匹钢铁的“海马”，依然乘风破浪，一往无前地朝着预定的目标进发。

夜降临了。天空象被一块巨大的黑布罩住了，大

海也被黑暗吞噬掉。船是否在行驶,已经很难判断。只有当对面开来一艘轮船的时候,从那慢慢移动的灯火,才感觉得出船在行走。夜晚,大海也安静下来了,除去海浪拍打船舷的声响以外,一切都无声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,我起了个大早,希望能看到壮丽的海上日出。可是,非常遗憾,因为海上水雾很大,水天相接的地方,罩着一圈灰色的云。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,她已经升得很高了。

在阳光辉映下的大海,呈现出碧波万顷的壮阔图景。没有风,浪也超过三尺。一排排海浪,向着无边的远方簇涌而去。

遥望天水一色的地方,经常隐隐约约地出现一座座小岛。可是眨眼之间,又不见了。我多希望那就是传说中的海外仙山,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:那不过是大海施展威力鼓起的浪峰。

轮船劈开海浪,勇往直前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:在这茫茫大海、浩浩汪洋之中,是谁在给轮船指引方向呢?我问站在我身旁的一位船员,他没有回答,却指指大海深处:

“你看,那是什么?”

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,那里好象有一条大鱼,在同海浪搏斗。再往远处一看,还有一条;再一看,又有一

条。不，那不是大鱼，而是一个圆乎乎的汽油桶模样的东西，上面还有个玻璃罩。这东西任凭风吹浪打，顶多摇一摇身子，又倔强地露在水面上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航标灯。”

“航标灯？”

“对。一到晚上，它自己就会亮起来。白天灯熄了，也可以指引方向。你别看它象个大水雷，样子不好看；可是，它不怕狂风，不怕巨浪，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给来往轮船指引着航向。”

我听得出来，这位船员对航标灯充满了敬佩的感情。这种感情也深深感染了我。

我们乘坐的红卫九号客轮，就在航标灯的指引下，安全地朝着海南岛前进。

您好啊，海南岛！

八点钟左右，在轮船的前方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。有人欢呼：

“海南岛！那就是海南岛！”

我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，几乎要跳起来：海南岛，我马上要见到您了。

听船上的人说：海南岛同大陆隔着一个琼州海峡，最窄的地方只有十八海里（一海里为一点八五二公里）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从雷州半岛可以看到海南岛。这个岛总面积有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（正好有两个北京那么大），仅次于台湾，是祖国的第二大岛。整个海岛象一个雪梨；又象一把打开的伞，中间高，四周逐渐降低。“伞”的中央，是巍巍五指山。

眼望着海南岛，人们都在热情地称赞它是个宝岛，是祖国南海上的一颗明珠。在岛上，椰子、芒果、木瓜、香蕉、菠萝蜜等等热带水果，到处都是；橡胶、槟榔、油棕、咖啡、可可、胡椒、剑麻等等热带经济作物，遍布全岛。在五指山区，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，有各种名贵的用材树，还有珍奇的热带、亚热带动物。在环岛的海洋中、海滩上，盛产鲐鱼、马鲛鱼、飞鱼、龙虾、麒麟菜，还有海盐以及海石花和五光十色的海螺、海贝。在平原地区，一年四季可以种植庄稼；水稻一年可以收三次；树木四季常绿，鲜花四时常开……一句话，这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，是一座巨大的万宝库。

我听着这些热情的赞美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个黑点变成了一条绿丝线，又变成了一块绿宝石，渐渐

连岛上的木麻黄树都看得一清二楚了。我禁不住面对大海高声喊道：

“您好啊，海南岛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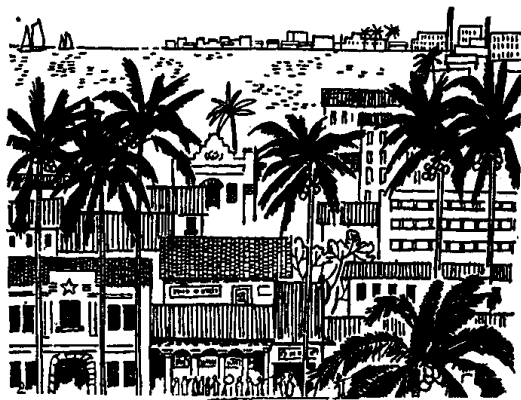


宝岛的门户

来到海南岛，我们最先接触的城市，就是海南岛的首府——海口。

据历史学家考证：宋朝的时候，这里就是一个港口，当时叫作白沙津。到了明朝，为了防御倭寇的侵略，开始在这个港口修筑城墙。从那时候起，这里改叫海口卫。1885年，英法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腐败透顶的清朝又吃了败仗。清政府和英法帝国

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天津条约》，条约中规定，海口为通商口岸。从那以后，美丽的海口，一直惨遭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以及



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蹂躏。直到一九五〇年，这里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它才回到人民的怀抱。

海口既是海南岛通向大海的门口，又是祖国大陆和海南岛来往的门户。我踏上它的土地以后，就见来自大陆的客人，纷纷走下轮船，从秀英码头再搭一段小火车，奔向海口市区。这里，有三条公路干线，贯穿海岛的东西南北中，可以把客人送到海岛的四面八方。一条叫东线，从海口出发，沿着东海岸线，经过华侨之乡文昌、琼海、万宁、陵水等县，到达三亚。一条叫西线，从海口出发，经过澄迈、临高、儋县、昌江、东方、乐东等县，再到三亚。一条叫中线，从海口经过琼山、屯昌、琼中，穿过五指山区，经过通什，最后也到三亚。

海口是海南岛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海南行政区党委和行政区党、政、军等机关，都设在海口的新市区。这里有一条条通衢大道、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新楼和一座座绿荫掩映的大院。全岛最繁华的商业区，都在海口的旧市区。如今，海口容光焕发地屹立在南海之滨，昔日那副破旧褴褛的面貌，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。

海南岛的缩影

来到海口的当天下午，我就急不可待地跑到街上去，想仔细看看这座海岛城市与众不同的姿容。一位分配到海南岛工作的北京人，自愿做我的向导。

走出住处，就是一条柏油路。路两旁都是不太高的椰子树。走在树影婆娑的绿荫下，看着穿单衣单裤的行人，听着人们讲完全听不懂的海南话，我感到的确来到了异乡异土。

走不多远，就见路边有两个对称的小湖，很象一副大眼镜。湖边栽满了椰子树。碧绿的湖水，倒映着椰树那婀娜多姿的树影，这种别具特色的路边小景，我只在这里才头一次见到。

前面是三岔口，向导说：

“往右是商业区，可以买点海南特产：比如大粒椰子糖、烩蛇羹、杨桃，都有，也可以看看海南工艺品商店。要是走累了，还可以到椰林茶店去喝杯咖啡。往左拐呢，是海口公园。自然，这个公园里的许多植物，是你在别处看不到的。你要去哪儿？”